

〔日本〕

大薮春彦著

丑

闻

柳青 译

丑 闻

大 薮 春 彦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丑

闻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 容 介 绍

日本的大型企业横浜人造丝公司的副社长西池定吉与年轻情妇人江恒子在旅馆里秘密幽会，西池由于极度疯狂的发泄性欲，性变态的暴虐狂使其衰老疲惫而又过度兴奋激动的心脏病忽发了，在风流中暴命。观对赤身裸体尸首人江恒子却巧妙的掩饰了死亡真情，躲过旅馆人员和警察的纠缠。她无意中发现了西池一本使用多年，总不离身的黑色记事本，悄悄放进她的挎包里。记事本记录了公司内部几年来所有的肮脏内幕，骇人听闻的重大贪污案和种种丑闻。因为惧怕泄漏出去，公司的最上层人物表现了极大的恐慌。他们进行收买、利诱、恐吓各种手段。而人江恒子面对这种诡计总能挥洒自如的应付过去。从而把故事掀起层层波澜，一个高潮涌向另一个高潮。

此外，书中还描写了两个日本女青年的生活道路，她们的人生观、婚恋观。

恒子在与西池偷情的同时深爱着男朋友裕辅，把她的情爱和性爱送给两个男人，把自己的肉体与情感分割开……

女秘书靖子坚持独身，却时时感到性饥渴的煎熬，为了时常能得到肉欲的满足去追求有妇之夫的冈比与志，和他同床共枕，获得其生理上的性欲满足。但她的精神上总被空虚茫然的情绪笼罩着，无法摆脱那种窒息，无聊痛苦的阴影。

作者用入微的笔触精彩描写，文章流畅细腻，情节丝丝入扣，与读者欲罢不能。

目录

第一章：淫暴	(1)
第二章：诱惑陷井	(29)
第三章：黑色笔记里的隐私	(63)
第四章：欲望与阴谋	(98)
第五章：疯狂交易	(142)
第六章：失落的角逐	(182)

第一章 淫 暴

1

听见轻轻的敲门声，恒子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房间里只开着写字台上的一盏台灯。暗淡淡的。

“来啦……”

过了一会儿她才应了一声。睡得昏昏沉沉还没清醒过来，所以，她没有立即下床去开门。恒子无意识地地理顺着头发，又应了一声，这才去开门。

她不知道现在几点钟了。

拉上厚厚的窗帘睡觉，外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了？”

“您回来啦。”

“开个门怎么这么长的时间？”

“是吗？”

“你在干什么呢？”

西池定吉宽宽的肩膀已经挤进了门，他那似乎有些浮肿的脸上泛着冷笑，朝微笑着的恒子瞥了一眼。

恒子长得很结实，但个头并不高。说不高也有1米56，在当今的女孩子中算是小个子，但与西池对面站着的话，也高过了他的眉梢。

说得准确点，西池身高1米62，体重72公斤。他64岁，是个矮胖子。发白的两鬓特别显眼，头发白了一半，只是没有秃顶，脑袋大得与身长极不相称。红光的油脸一看便知道他患有高血压。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恒子走过去，将手搭在西池的胳膊上，撒娇地说道。

“是在睡觉呀！”

“现在几点了？”

“9点啦，我还想着能早点回来的呢……”

“唉，我才睡20来分钟。在下面吃完饭上来的時候，服务台的钟还不到8点。”

“服务台说给你钥匙了，我才知道你来了。”

“手提箱和衣服都在旅行袋里。”

“啊，……”

西池点着头，将鼓鼓的公文包递给恒子，缓缓地踱到窗边，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这个房间是这家旅馆最大的。

旅馆房间的设计都一样，进门的左手是洗脸间，空着。右边是挂衣服的地方，房间里面放着床。扶手椅和圆桌在右侧写字台的后边。

一张双人床显得特别宽大。

“您累了吧，把鞋脱了好吗？”

“唉，都是些可去可不去的会议，一天到晚地缠着，没完没了。”

西池坐在扶手椅上，蹭掉鞋子，把脚伸进恒子送过来的拖鞋里。

“是开会呀，累了吧。”

“一件事老是翻来覆去地讲，又不能睡觉。”

“是啊！”

西池长叹了一口气，感到轻松多了。

“叫按摩师来吧。”

“嗯。”

西池依旧坐在椅子上，疲惫地仰着脸。

只亮着一盏台灯，光线暗淡，但仍能看得清西池的眼睛充血。他脸色比平常更红，或许是由于台灯光线的缘故吧。

“明天坐7点30分的新干线来得及吗？”

西池坐在扶手椅上，弓起背换了口气，恒子不安地答道：

“来得及。”

西池上气不接下气地又说了一句：

“我担心啊。”

“您到这边来一下。”

“冲个澡，大概会更爽快些。”

“会的，会的，您来吧。”

西池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坐在椅子上，伸出他的短胳膊。

“坐到我的腿上来好吗？”

恒子没吱声，抿着嘴斜坐在西池肉墩墩的腿上。西池一手揽住恒子的细腰，另一只手伸进了恒子藏青色的连衣裙里，一把抓住她的乳房。由于戴着乳罩，所以没有那种活生生的女性肌肤的柔软感触。但是，恒子毕竟是个28岁的女子，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发育得很成熟，紧扎的乳房鼓鼓囊囊的。

“吻吻我！”

西池将粗壮的下巴凑了上去，笑嘻嘻地对恒子说：

“胡子可长出来啦。”

“或许吧。”

没等西池把话说完，恒子就抱住了西池的粗脖子，把小白脸贴在了他的嘴唇上。可是，嘴唇刚刚触到脸，恒子又把脑袋缩了回去。

“你身上有股子气味，和我爸爸身上的一模一样。”

“什么？”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吻我的脸蛋。那时我才7，8岁。我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这种气味。”

“那时你和爸爸在一块儿？”

“嗯，那时我还不记事呢？”

“既然我的气味和你爸爸的一样，那你就再好好地吻吻我吧。”

“都吻过一次了，行了。”

“再意思意思嘛。”

“一周不见了，问候问候你，行了。”

“还不过瘾。”

“等一会不就上床了吗？”

“好，好，等一会儿。哎，你过来！”

“干什么？”

“你过来就知道了。”

恒子像个孩子似地走了过去。

西池抱住恒子，把脸埋进了她丰满的胸脯中。他的两手并没有因抱住恒子而闲着，而是在稳定了对方的情绪后开始抚摸。

他那粗短的手指看上去显得十分笨拙，可在这时并不比钢琴家的手指逊色，在对方还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那手指已钻进了恒子的连衣裙里。

由于恒子穿着连裤袜，使得西池不能为所欲为。当西池费力地将手伸向恒子最敏感的地方时，恒子本能地夹紧了双腿。

“系了吊带，别胡乱动。”

“不要紧。”

“你怎么这么性急？”

“又不是生人……”

“别硬来……”

“所以嘛，你大腿不要这么使劲。”

西池不满足隔着连裤袜的触摸，想直接感受恒子柔软肌肤的温暖。

“不行！”

“怎么你有点反常？”

“我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呀。”

“可我现在就想亲热亲热。”

“我一直等着你，还不是为着那事？”

“你真会说话，我随你好了。”

西池歇了一口气，连衣裙里的那只手也跟着松了劲。他坐在扶手椅子上不能得心应手，更何况腿上坐着的一个大活人还不时地扭动几下屁股，本来就很疲劳的身体已经折腾得快精疲力尽了。

“副社长，吃点什么吧。”

“你的胃口挺不错的。”

“不，我吃过面条的。”

“开会时我也吃过盒饭了。”

西池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执拗地把手往前伸。他似乎忘记了身体的疲劳，能体谅到的只有异性给他带来的快感。

“别再动了。”

“弄得这样紧，顺着裤衩就摸不着了。”

“跟您说过系了吊带嘛，瞧您累得。去冲个澡吧。”

恒子推开西池的手，站起身来，整了整弄乱了的连衣裙。西池也站了起来，开始解扣、脱衣。恒子绕到西池的背后，接过西服，衬衫和领带，把它放到床上。西池解开西裤皮带，恒子蹲下去，帮着把裤子拽了下来。

“一块儿去冲冲吧。”

“旅馆里的洗澡间太小啦。”

“小不是更好吗？”

“我叫服务员送些水果、白兰地来。”

“那多扫兴。”

“我吃饭前洗过了。和副社长一块儿就得把头发弄湿啦。再说，您也不是个老实人。今天就不奉陪了。”

“今天晚上又不回青山那边，弄湿几根头发没关系吧。”

“还是您自己老老实实地洗吧。”

“那多没劲！”

西池嘟囔着，脱下衬衫和裤衩，连同最里面的衬裤也一块儿丢到床上去了。西池一丝不挂地站在恒子的面前，他那腹部凸出的躯干显得特别墩实。

“唉呀呀。”

恒子的声音象母亲一般慈祥动听，她一边用手指着西池的大肚子一边苦笑。西池已经是64岁的人了，腹部的肌肉早已不见了，里面尽些些松驰的脂肪。

“男人的裸体难看死了，一文不值，比不得你们女孩子。”

“你说对了，不会有人付给钱的。”

“要是你把衣服全部脱掉的话，我一个人全包了。”

西池在肚子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您累了吧？”

恒子一边收拾西池脱下的衣服一边问。这时，西池挺着个大肚子，蹒跚地走过来，赤身裸体地伸着双手，冷不防从后面一下子抱住了恒子。

“恒子！”

“不行，不行。副社长。”

恒子缩着脑袋说。

“摸摸我的吧。”

西池抱着恒子，将赤裸的身子紧紧地贴在穿着连衣裙的恒子的腰部。

“不是和您说过先上床吗？”

“一样，一样。”

“你们男人，真没办法。”

恒子把叠好的衬衫放到床上，回过头来冲着西池莞尔一笑。那下伸的手已经触摸到西池鼓起来的部分。

恒子朝西池转过身去，西池把手搭在恒子肩上，一把将她拢过来，脸就伸向她的嘴唇。恒子避开视线，巧妙地躲开脸，轻轻地握住了西池下身的那个部分。西池乘势把鼻梁按在恒子细腻的脸上。

“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地试一试。”

“不会有问题的，副社长。”

西池的那个部分并不十分可爱，有时恒子需要它，它却无动于衷。毕竟是到了年纪。恒子的男朋友岩泽裕辅与她同

岁，都是 28 岁。在这方面，他可不一样。恒子并没有给予特殊照顾，只要两人睡进一个被窝，马上就进入了那种状态……

作为一个女人，恒子当然愿意和裕辅在一块。她并不象二八芳龄的小姑娘那样天真烂漫成天描绘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四处寻找心目中的男子汉，她很现实。象她这种年龄，别人早已步入了少妇时代，青春和现实使她清楚地知道找丈夫成家是为了什么。当然，人活在世上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但恒子毕竟 28 岁了，她需要。和西池在一块，她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是个女人，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罢了。

“副社长。”

“嗯。”

“您真慈祥。”

“可不是吗？”

“您在公司里也这样吗？”

恒子笑着问。

“我可是个正派人，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是说您对部下也这么和蔼吗？”

“哪能呢？”

“看不出来。”

“公事公办，该严肃的还得严肃。没点威严，我这副社长还怎么当？男人嘛，不能成天软绵绵的，象没骨头似的。”

“您也不是浑身都长骨头的。”

“嗯？……”

“您累了。”

恒子握着不怎么变化的西池的那个部分，近乎安慰地对西池说。

“累了才要想办法嘛。”

西池呼吸变得急促，立即打断了她的话。

“那就上床吧。”

“求之不得啊，恒子。”

“我就穿着衣服……”

“行啊。”

“行？”

“吻我一下。”

西池可怜巴巴地说。

西池说累了，要想个办法。其实，恒子也感到有点疲劳。而如今，西池还在光着身子等着。

恒子仍然穿着衣服，她不想在此时和西池同浴，因为以前的经验告诉她，西池在入浴时是很能折腾的。

这样一来，恒子就不会受到什么刺激，故而她的精力也很集中。

而西池呢，他象把开会时的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管多么劳累，在这种时候他总是很勤快的。他的身子在扭动，好象年轻人跳迪斯科一样。不知不觉之中，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肥胖的腰部摇晃得更加激烈了。

恒子在想，倘若西池的那部分儿真的兴奋起来，那将会如何呢。虽然以前这种现象很少见，毕竟他这么一把年纪了，可如今看他这种干劲，似乎是达不到满足是决不罢休的。好不容易达到能满意的程度，他能置之不理吗？

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趁热打铁，去干那种平时想干而有时却干不成的事。而决不会雄纠纠、气昂昂地到洗澡间去。用那凉飕飕的水浇灭燃烧起来的欲火。好然自己穿着连衣裙、连裤袜、系着吊带，但这点怎能抵御得住他重振雄风的搏杀。男人嘛，一上了激情，什么也不顾，他肯定会强行扒光身上的

衣服，趁着这难得的那股子劲，充分地发挥一番。在他这种档次的身份中，为了高兴，就是用比实价高出两倍的金钱来索赔衣物也是值得的。

以前的幽会，使恒子充分摸透了西池的习性。只要西池一张嘴，她就知道他要干什么，特别是在这种场合，配合尤为默契。她蹲下身子，将西池的那个部份含在口里。

西池气喘吁吁，牢牢地抓住恒子的肩膀，全身绷得紧紧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被恒子刺激的那个部分。

就象漫长的马拉松进入最后阶段一样，西池正强打精神，欲来个冲刺。可惜，他的体型并不能成为长跑运动员，更何况这次马拉松又是在疲惫不堪的时候起跑的。

他再也忍受不住这长时间的机械性刺激，只觉得全身在抖动。

“啊！”

恒子急叫了一声。

可是，西池始终按住她的膀子、身体僵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动。

“喔喔……”

声音还是从喉咙出来的。恒子拼命地摇着被按住的肩膀，好不容易才挣脱西池那双紧紧的手，还没等她从地毯上站起来，西池的身体就崩溃般地向她压来。西池的身体失去了平衡，犹如大树干一般，“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恒子摇着头，推开西池的身体，吓得发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西池仰面朝天地滚在地毯上，喘着粗气。以前。高潮之后他也是这样喘息的。

恒子总算是爬起来了，一阵小跑进了洗脸间。恒子嗽了

口，又到厕所里去了。她解开吊带，弯腰看着，用卫生纸轻轻地擦了好一阵子。尔后，照着镜子整理好头发，方才回来。

在厕所、洗脸间一共呆了5、6分钟，但回房时，西池依然赤身朝天地躺在地毯上。她想，这么长时间，一定是憋气累的。

“可吓死我了。”

“.....”

西池什么也不说。

恒子在西池旁边坐下，用从洗脸间拿来的卫生纸擦了擦他那完全还原了的那个部分。她把纸揉成了一团，开始，想扔到篓子里去，后来却把它塞进了连衣裙的口袋里。

西池象死了一样，一动不动，也不见他呼吸，只见他痛苦地张着歪嘴，眼睛睁着。如果在喘息，腹部应该起伏。

“副社长！”

恒子感到不安，望着西池的脸试着喊了一声。但是，没有反应。她用手摇着西池又喊了一声。

“起来吧，副社长”

“.....”

房间里的光线很暗淡。恒子把脸凑过去，仔细地打量着西池。睁开着的眼皮停止了眨巴，眼珠子一动不动。

“怎么啦？”

她又摇了摇西池的身体，惨叫了一声。西池已经停止了呼吸。

死了——

恒子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2

恒子清楚地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西池已经死了。她从地毯上爬起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西池裸露着身子，张着短腿，右手伸着，另一只手在倒下的时候被压在身体下面。他眼睛睁着，嘴巴依旧张开，眼珠朝上，一动不动。

西池确确实实是死了。

盯着西池褐色的身体，恐惧万分。

西池僵直的手被拂开时，他的身体从恒子的头上翻过去了。他是当即断气的呢？还是在此之前就断了气呢？如果是当即死去的话，那在此之前一定是心脏或脑血管破裂了。西池血压很高，但是，如果不是心脏或脑血管破裂，仅高血压是不至于送命的。

——怎么办？

恒子双手抱胸嘟囔着，站在窗边发呆。如果可能的话，她很想逃离现场。但是，来的时候她到服务台去取过钥匙，有人见过她。要是逃跑后再让人抓回来，那就更难堪了。再说，西池还一丝不挂，如此遁去，以后别人还知道会说什么呢！

恒子觉得至少应该让他穿条裤衩或睡衣之类的。虽然不是她亲手杀死的，一旦调查起来，人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西池赤着身子。她鼓起了勇气，向躺在地